

我的老板——算法

基于线上国际会议“平台经济中的劳工斗争和组织方式”

Ingeborg Wick 著

《Express》3-4/2023

在过去的十年里，平台经济在世界许多国家迅速发展。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它正在日常生活、经济和工作中占领越来越多的领域。它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影响了劳工组织和数百万人的工作条件。在一些行业，如出行、贸易和餐饮业，平台经济现在正进入价值创造的中心。例如，食品和杂货配送服务就是如此，其最近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2020年后，全球范围内遏制新冠蔓延的封锁政策。新冠危机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物理接触，而有利于在线工作和交流。

全球性几乎不受管制的平台经济为资本创造了一种新的积累模式和新的剥削形式。由于平台公司很少受到法律与集体谈判协议制约，使得工人们遭受的剥削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市场的碎片化也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和加速私有化政策更加严重。劳工斗争现在面对的是平台算法，即无形的新老板，这使得斗争更加困难。同时这些也加剧了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性。

“平台经济中的劳工斗争和组织方式——以中国大陆、香港和德国的送餐员（骑手）为例”，这是批判中国论坛（1）和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线上国际会议的主题。会议于2022年12月10日举行，共有60多位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参加。会议分析了平台经济行业近年来的发展以及两国之间的异同。这次活动的缘起是全世界骑手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特别是声援中国骑手“盟主”和德国Gorillas骑手的两次大型活动，这些活动超越了国界，成为跨国性的工人团结行动（见

《express》11/2022，第12页）。

数字化的双重面貌：自动化和赛博无产阶级化

正如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西蒙-肖普（Simon Schaupp）在其关于平台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的引言性报告中所阐释的那样，经济的数字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是通过使用机器人实现自动化，目的是提高生产力，从而使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赛博（控制论）无产阶级化，通过这种方式向服务市场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平台经济将不太关注提高生产力，而是接管广大中产阶级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的服务市场。这两种趋势一起，会造成冲突性的社会两极分化导致许多国家出现大量劳工冲突。然而，平台工作也为骑手提供了优势

例如，在发生野猫式罢工和抵制行动时，骑手们可以快速达成一致。西蒙-肖普说，总之，问题的关键是，一种新的阶级冲突是否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而成型。

诸如此类的趋势在以下关于食品配送行业的发展和中国大陆、香港和德国的劳工斗争的案例介绍中得到了更详细的研究，这些案例介绍都是由当地的实践者们所做。

繁荣、竞争、不稳定化——中国大陆的情况

在中国大陆，平台经济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据香港专家 Lee Yu 说，第一批公司是大约十年前在食品配送服务领域成立的。该行业的快速扩张可以从目前 8400 万工人的数量中看出，其中 1300 万是骑手。平台经济得益于制造业的衰退和其中的劳动力，以及农民工涌入城市。

直到 2017 年，两个市场领导者美团和饿了么还雇用固定工人，并向他们支付优于市场的工资，保证了大量工人的涌入。然而，随着竞争的加剧，工资和工作条件在 2018 年开始恶化：Lee Yu 表示，平台担保的配送时间从 2016 年的每单 1 小时降低到 2018 年的 38 分钟；事故率增加；工资骤降三分之一，并且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工资被延迟支付。今天，只有 1% 的骑手是受雇的--其余的被归类为自雇和临时性就业。一个由平台公司和分包商组成的庞大网络正在出现，每个公司都制定不同的条款和规则，使得骑手们的协调反抗行动更加困难。2021 年专门为保护平台工人而出台的法规政策是否真的能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还有待观察。

中国大陆的骑手抗争：禁令与镇压

骑手谢晓峰报告说，自 2019 年以来，骑手的工资每年削减约百分之十，他认为这不仅是由于工人供过于求，竞争日益激烈，还由于缺乏集体协议和与平台公司谈判的渠道。晓峰说，工资下降是骑手罢工的主要原因。试图建立工人组织的行为会受到压制，并遭到激烈的镇压。由于中国政府将送餐服务视为挽救失业的救命稻草和重要的社会稳定器，它残酷地镇压了骑手的抗议活动，并压制网上的报道。送餐延误或客户投诉会导致克扣工资和其他惩罚性措施。晓峰说，然而，在引入公司“可以”为骑手购买的意外保险后，国家却没有对此进行监督。

几乎所有骑手都使用互联网工具进行快速沟通和相互支持。工人抗争的一个障碍是骑手的高流动率，他们通常只干六到九个月。一些骑手用

微信群与工人积极分子和农民工群体联系，或寻求法律援助。然而，诸如此类的方法是不稳定的，而且不断受到政府压制的威胁。然而，据晓峰说，与政治和社会团体结盟是参与抗争的骑手的固有选项之一。官方工会被认为是无用的。晓峰说，未来的前景是暗淡的。然而，他希望与其他国家的骑手和活动家进行沟通和交流，加强媒体和筹款工作，甚至建立一个国际骑手工会。

香港的情况：在特殊地位和中国常态之间

本地非政府组织骑士权益关注组（RRCG）的发言人 Au Gaawing 表示，香港外卖骑手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更为严峻，但在别的一些方面又比中国大陆好。自《国家安全法》在 2021 年生效以来，工会活动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以至于许多工会被迫自我解散。从那时起，在 1997 年《中英联合声明》中，作为移交香港的条件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到 2049 年的自治权，在事实上已经被中止。根据 Au Gaawing 的说法，与中国大陆相比，香港法律没有规定最低工资或对工作时间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在香港，骑手们可以进行抗议行动的自由度相对较大。

香港的食品配送市场由国际上活跃的公司 Foodpanda（51%）和 Deliveroo（49%）所主导。他们旗下拥有超过 10,000 名骑手——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2014 年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属于公司雇员，享有社会保障，但现在的比例只有 2%，其余的人被归类为自雇形式的自由职业者，工作不稳定，没有任何保障。因为通过社会保障缴费的公司雇员身份意味着净工资的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骑手喜欢这种自由职业者身份。作为配送员和移民的他们收入很少，在香港这样一个昂贵的城市都只能艰难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在养老保险和节假日方面的权益（当然不是意外保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提高工资。

发言人 Siutong 是一名兼职骑手，也是非政府组织 RRCG 的代表，他解释了 2020、2021 和 2022 年的骑手罢工，这些罢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虽然 2020 年完全由骑手组织的针对 Deliveroo 的罢工基本没有成功，但 2021 年针对 Foodpanda 的罢工，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在香港工会联合会（HKC-TU）和非正式网络的支持下，实现了工资增长。

但同样的成功在 2022 年针对 Foodpanda 的第三次罢工中并未实现。根据 Siutong 的说法，全职和兼职外卖员之间的不团结，造成了第三次罢工只取得了微弱的成果。此外，他说，必须反思非政府组织和非正式网络是否应该在劳工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他看来，工人们的自我赋权应该是他们自己的任务。然而，在香港骑手中普遍存在着对工会的排斥他们认为工会缺乏制度上的权力，有可能加剧冲突。

德国的餐饮和食品配送市场：尽管受到规制，但仍有不满

Simon Schaupp 在他的综述文章中，将德国庞大的低工资部门描述为平台配送服务运作的重要前提，因为它们是在建立在高剥削率的基础上。在德国的骑手受到的剥削更加严重，因为他们中的 70%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备受歧视的移民。今天，Lieferando 公司以超过 90%的份额主导着德国的食品配送市场。根据法律规定，Lieferando 公司的骑手属于平台长期雇佣的员工，但这里也存在着虚假自雇和不稳定性就业。由于劳动力的竞争和骑手的高流动率，即频繁地更换公司和地点，使得骑手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往往无法贯彻行动来实现诉求。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工人集体、基层工会 FAU（自由工人联盟）或 NGG（食品、餐饮及相关行业工会）中组织起来。骑手们还利用社交媒体来支持自己。他们特别关注建立职工委员会，这遭到了雇主的强烈反对。例如，

Gorillas 的骑手在 2021 年通过法律行动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工委员会。

德国骑手们的劳工斗争和组织策略：两个实践报告

Elmar Wigand，前 Flink 骑手和非政府组织 "Aktion gegen Arbeitsunrecht"（反对劳动不公正行动）的发言人解释说，Flink 将骑手作为工人来雇用，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险，并正常支付工资。然而，骑手们依然有很多不满，比如被任意解雇、改变值班表，受到上级欺凌和公司拒绝提供移动电话等。但由于骑手们比较年轻且大都拥有移民背景，此种高流动率和缺乏经验，使得针对这些不满发起一致行动比较困难。Flink 的骑手们对与工会的合作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愿意自己建立职工委员会。公司的反应表明，（职工委员会）是一股吹向他们的强劲的风比如，他们将 Flink Berlin 拆分为五个在线服务公司，采取措施建立一个“黄色”的（亲雇主的）职工委员会，以及让一家反工会的律师事务所参与进来，等等。

Semih Yalcin 是 NGG 工会总职工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公司科隆职工委员会的成员，曾经担任过骑手，他报告了德国食品配送服务市场领导者 Lieferando 公司的劳资纠纷。他怀疑 Lieferando 主要将食品配送部门用于营销目的，为未来的业务领域收集数据。骑手们的投诉是针对 Lieferando 的不透明：批评和要求没有得到回应，病假工资和节假日工资被克扣，工作时间没有登记。骑手们大都年轻或拥有移民背景，同时缺乏工作经验和语言技能不足，造成的高流动率（六个月的周期很常见）往往对工会组织和职工委员会的工作构成障碍。65%的高兼职率也是组织工作的一个困难。尽管如此，2019 年以来，已经成立了 8 个职工委员会——现在的总数是 13 个。NGG 建设性地支持这项工作（见第 4 页 f.）。工会还与其他社会团体合作，例如在社会运动和媒体工作方面。Semih Yalcin 认为，联邦劳工法院的决定（根据该决定，工作设备必须由雇主提供）（3）以及德国联邦养老保险在 2020 年 4 月 8 日将骑手归类为雇员是重大的成果（4）。

主题和问题

尽管上述案例研究显示了不同案例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西蒙-肖普关于骑手的劳工斗争是一种新型阶级冲突的论述依然得到了证实。它的新要素是：非人化的劳动管理、控制和监督过程，这在一些社会环境下可能会导致压迫；冲突更难以协调和解决；骑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性加剧。另一方面，数字通信也使新形式的团结和抵抗成为可能。案例研究表明，其中一些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骑手们未来的机会和前景，应该提出哪些战略性问题？——这在本次线上会议的参与者的贡献中也被清晰地提出。耶拿社会学家的“工人力量来源”的分析路径（5）为此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

今天，世界各地的骑手已经通过罢工、点名批评运动以及局部的抵制行动来呈现其结构性力量，尽管他们通过让资方损失营业额实现的经济压力（仍然）远不能严重破坏整个资本价值实现。这更多的还是一个发挥媒体和话语性权力的问题。然而，一旦这些运动被集中起来，例如通过在一个跨国公司的不同地点采取联合行动，就可以通过增加经济影响来扭转局势。

关于工人制度性力量的扩大，在世界范围内改善骑手劳动权利的机会分布非常不均衡：在德国，平台骑手的雇员身份可以得到法律保护，

而且类似的欧盟法令正在准备中，但在中国大陆、香港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可以看到劳动法方面的明显放松管制。例如，在香港，争取雇员身份的合理斗争与移民骑手追求尽可能高的工资的需求产生矛盾，否则，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将无法维持生计。如果没有其他手段来保障他们的生计，就无法预见态度的改变。

就骑手们的组织力量和动员能力而言，从案例研究中可见情况是不一样的：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从传统的工会（NGG），到无政府主义

的草根工会（FAU）和工人集体（Gorillas Workers' Collective），再

到劳工非政府组织（香港的 RRCG）和中国大陆的社会联盟。他们的组织能力都相对较弱，原因包括，反工会的环境、在缺乏创新的传统性工会那里的挫折经历，以及工人内部全职和兼职工人、移民和非移民、农民工和非农民工的多重分化等等。劳动力市场的利益多样化和分裂对工人的工会组织提出了重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这个年轻部门的利益代表的多样性和抗议活动的动态实际上更为引人注目。

骑手们在工人的社会性力量方面的影响力最大。这包括与其他社会和政治团体联合，特别是在没有事实上的结社自由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这推动了“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概念的发展。随着数字化而增长的媒体力量也是骑手们的巨大机遇之一。

未来，骑手在这些领域的潜力能否扩大，也将取决于他们对全球骑手抗争经验的了解和借鉴。

谢晓峰认为线上会议的交流“鼓舞人心”，并恳请继续交流，这得到了其他众多发言者和与会者的支持。

注释和参考：

(1) 批判中国论坛是由来自大学、非政府组织、工会和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成员联合成立的，目的是促进关于中国的左翼讨论，超越非黑即白模式。

(2) Bodo Zeuner “香港：自由工会的终结”，刊于《Gegenblende》2021年10月号。

(3) 德国联邦劳动法庭 2021年11月10日的案卷：Az. 5 AZR 334/21 und 5 AZR 335/21.

(4) 德国联邦养老保险, 2020年4月8日“致Foodora公司的审计函件”

(5) 耶拿社会学家 Stefan Schmalz 与 Klaus Dörre “工人的力量源泉：一种工人行动能力的分析框架”，载于《Industrielle Beziehungen》，Jg. 21, Nr. 3, S. 217-237.

*Ingeborg Wick 是 Arbeitswelten 论坛的理事，1991-2011 年在 SÜDWIND 经济和普世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研究课题为“妇女的工作和全球化”、“雇佣关系的不稳定化”和“全球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的德语版，刊载于 Express，可在以下网址查询：www.express-afp.info
电子邮件：express-afp@online.de

Express / AFP e.V.,
Niddastraße 64, VH, 4th floor,
60329 Frankfurt a.M.